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 一百五十四首

责任编辑：张 扬

封面设计：陈世五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梁宗岱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5 插页 5 字数72千

1983年3月第一版

1983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1,000册

书号：10118·641

定价：0.53 元

献给下面刊行的十四行诗的

唯一的促成者

W.H.先生

祝他享有一切幸运，并希望

我们的永生的诗人

所预示的

不朽

得以实现。

对他怀着好意

并断然予以

出版的

T.T.

对天生的尤物我们要求蕃盛，
以便美的玫瑰永远不会枯死，
但开透的花朵既要及时凋零，
就应把记忆交给娇嫩的后嗣；
但你，只和你自己的明眸定情，
把自己当燃料喂养眼中的火焰，
和自己作对，待自己未免太狠，
把一片丰沃的土地变成荒田。
你现在是大地的清新的点缀，
又是锦绣阳春的唯一的前锋，
为什么把富源葬送在嫩蕊里，
温柔的鄙夫，要吝啬，反而浪用？

可怜这个世界吧，要不然，贪夫，
就吞噬世界的份，由你和坟墓。

当四十个冬天围攻你的朱颜，
在你美的园地挖下深的战壕，
你青春的华服，那么被人艳羨，
将成褴褛的败絮，谁也不要瞧；
那时人若问起你的美在何处，
哪里是你那少壮年华的宝藏，
你说，“在我这双深陷的眼眶里，
是贪婪的羞耻，和无益的颂扬。”
你的美的用途会更值得赞美，
如果你能够说，“我这宁馨小童
将总结我的账，宽恕我的老迈，”
证实他的美在继承你的血统！

这将使你在衰老的暮年更生，
并使你垂冷的血液感到重温。

3

照照镜子，告诉你那镜中的脸庞。
说现在这庞儿应该另造一副，
如果你不赶快为它重修殿堂，
就欺骗世界，剥掉母亲的幸福。
因为哪里会有女人那么淑贞
她那处女的胎不愿被你耕种？
哪里有男人那么蠢，他竟甘心
做自己的坟墓，绝自己的血统？
你是你母亲的镜子，在你里面
她唤回她的盛年的芳菲四月：
同样，从你暮年的窗你将眺见——
纵皱纹满脸——你这黄金的岁月。

但是你活着若不愿被人惦记，
就独自死去，你的肖象和你一起。

俊俏的浪子，为什么把你那份
美的遗产在你自己身上耗尽？
造化的馈赠非赐予，她只出借，
她慷慨，只赁给宽宏大量的人。
那么，美丽的鄙夫，为什么滥用
那交给你转交给别人的厚礼？
赔本的高利贷者，为什么浪用
那么一笔大款，还不能过日子？
因为你既然只和自己做买卖，
就等于欺骗你那妩媚的自我。
这样，你将拿什么账目去交代，
当造化唤你回到她怀里长卧？

你未用过的美将同你进坟墓；
用呢，就活着去执行你的遗嘱。

5

那些时辰曾经用轻盈的细工
织就这众目共注的可爱明眸，
终有天对它摆出魔王的面孔，
把绝代佳丽剥成龙钟的老丑：
因为不舍昼夜的时光把盛夏
带到狰狞的冬天去把它结果；
生机被严霜窒息，绿叶又全下，
白雪掩埋了美，满目是赤裸裸：
那时候如果夏天尚未经提炼，
让它凝成香露锁在玻璃瓶里，
美和美的流泽将一起被截断，
美，和美的记忆都无人再提起：
但提炼过的花，纵和冬天抗衡，
只失掉颜色，却永远吐着清芬。

那么，别让冬天鳞峒的手抹掉
你的夏天，在你未经提炼之前：
熏香一些瓶子；把你美的财宝
藏在宝库里，趁它还未及消散。
这样的借贷并不是违禁取利，
既然它使那乐意纳息的高兴；
这是说你该为你另生一个你，
或者，一个生十，就十倍地幸运；
十倍你自己比你现在更快乐，
如果你有十个儿子来重现你：
这样，即使你长辞，死将奈你何，
既然你继续活在你的后裔里？

别任性：你那么标致，何必甘心
做死的胜利品，让蛆虫做子孙。

7

看，当普照万物的太阳从东方
抬起了火红的头，下界的眼睛
都对他初升的景象表示敬仰，
用目光来恭候他神圣的驾临；
然后他既登上了苍穹的极峰，
象精力饱满的壮年，雄姿英发，
万民的眼睛依旧膜拜他的峥嵘，
紧紧追随着他那疾驰的金驾。
但当他，象老年拖着尘倦的车轮，
从绝顶颤巍巍地离开了白天，
众目便一齐从他下沉的足印
移开它们那原来恭顺的视线。

同样，你的灿烂的日中一消逝，
你就会悄悄死去，如果没后嗣。

我的音乐，为何听音乐会生悲？
甜蜜不相克，快乐使快乐欢笑。
为何爱那你不高兴爱的东西，
或者为何乐于接受你的烦恼？
如果悦耳的声音的完美和谐
和亲挚的协调会惹起你烦忧，
它们不过委婉地责备你不该
用独奏窒息你心中那部合奏。
试看这一根弦，另一根的良人。
怎样融洽地互相呼应和振荡；
宛如父亲、儿子和快活的母亲，
它们联成了一片，齐声在欢唱。

它们的无言之歌都异曲同工
对你唱着：“你独身就一切皆空。”

9

是否因为怕打湿你寡妇的眼，
你在独身生活里消磨你自己？
哦，如果你不幸无后离开人间，
世界就要哀哭你，象丧偶的妻。
世界将是你寡妇，她永远伤心
你生前没给她留下你的容貌；
其他的寡妇，靠儿女们的眼睛，
反能把良人的肖像在心里长保。
看吧，浪子在世上的种种浪费
只换了主人，世界仍然在享受；
但美的消耗在人间将有终尾：
留着不用，就等于任由它腐朽。

这样的心决不会对别人有爱，
既然它那么忍心把自己戕害。

羞呀，否认你并非不爱任何人，
对待你自己却那么欠缺绸缪。
承认，随你便，许多人对你锺情，
但说你并不爱谁，谁也要点头。
因为怨毒的杀机那么缠住你，
你不惜多方设计把自己戕害，
锐意摧残你那座峥嵘的殿宇，
你唯一念头却该是把它重盖。
哦，赶快回心吧，让我也好转意！
难道憎比温婉的爱反得处优？
你那么貌美，愿你也一样心慈，
否则至少对你自己也要温柔。
另造一个你吧，你若是真爱我，
让美在你儿子或你身上永活。

和你一样快地消沉，你的儿子
也将一样快在世界生长起来；
你灌注给青春的这新鲜血液
仍将是你的，当青春把你抛开。
这里面活着智慧、美丽和昌盛；
没有这，便是愚蠢、衰老和腐朽：
人人都这样想，就要钟停漏尽，
六十年便足使世界化为乌有。
让那些人生来不配生育传宗，
粗鲁、丑陋和笨拙，无后地死去；
造化的至宠，她的馈赠也最丰，
该尽量爱惜她这慷慨的赐予：
她把你刻做她的印，意思是要
你多印几份，并非要毁掉原稿。

当我数着壁上报时的自鸣钟，
见明媚的白昼坠入狰狞的夜，
当我凝望着紫罗兰老了春容，
青丝的卷发遍洒着皑皑白雪；
当我看见参天的树枝叶尽脱，
它不久前曾荫蔽喘息的牛羊；
夏天的青翠一束一束地就缚，
带着坚挺的白须被舁上殓床；
于是我不禁为你的朱颜焦虑：
终有天你要加入时光的废堆，
既然美和芳菲都把自己抛弃，
眼看着别人生长自己却枯萎；

没什么抵挡得住时光的毒手，

除了生育，当他来要把你拘走。

哦，但愿你是你自己，但爱呀，你
终非你有，当你不再活在世上：
对这将临的日子你得要准备，
快交给别人你那俊秀的肖像。
这样，你所租赁的朱颜就永远
不会有满期；于是你又将变成
你自己，当你已经离开了人间，
既然你儿子保留着你的倩影。
谁肯让一座这样的华夏倾颓，
如果小心地看守便可以维护
它的光彩，去抵抗隆冬的狂吹
和那冷酷的死神无情的暴怒？

哦，除非是浪子；我爱呀，你知道
你有父亲；让你儿子也可自豪。

并非从星辰我采集我的推断；
可是我以为我也精通占星学，
但并非为了推算气运的通蹇，
以及饥荒、瘟疫或四时的风色，
我也不能为短促的时辰算命，
指出每个时辰的雷电和风雨，
或为国王占卜流年是否亨顺，
依据我常从上苍探得的天机。
我的术数只得自你那双明眸，
恒定的双星，它们预兆这吉祥。
只要你回心转意肯储蓄传后，
真和美将双双偕你永世其昌。

要不然关于你我将这样昭示：
你的末日也就是真和美的死。